

第一百三十一章 布衣單劍朝天子（五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眾多的太監宮女們像變戲法一樣從廢園的各方湧了進來，各式菜肴果盤汽鍋流水價地送入閣中皇帝陛下與範閑二人，就在樓下語笑晏然地吃著飯，聊著天。而那個女人，那個橫亙在慶國曆史中，橫亙在皇帝與範閑之間的那個女人，則是安靜地在二樓房間裏那張畫紙上，安靜地看著一

本應是一場殺伐開端，卻變做了父子間最後的晚餐。範閑清楚這一點，接受這一點，兩個人的戰爭，一個人總是打不起來的，既然已經煎熬了這麼久，他才做出了如此勇敢甚至狠厲的決斷，再多出一夜來又有什麼差別？更關鍵的是，正如先前皇帝陛下輕易破其勢而走時所說的那句話，既然這是兩個人之間的戰爭，那麼總要留些時間，讓皇帝做到那些他已經默允範閑的。

一夜的時間夠不夠？

“陛下，若若姑娘前來向陛下辭行。”姚太監站在小桌下側，低著腦袋，恭敬無比說道。

“讓她進來吧。”皇帝微微一笑，看了範閑一眼，意思是說朕答應你的事情，自然會做到。

一陣微寒的風卷著雪花進入樓中，一位冰雪般模樣的女子隨風而入，步伐穩定，麵色平靜不變。在陛下的身前淺淺一福，正是範若若。

向皇帝陛下辭行之後。這位已經被軟禁在宮中數月的姑娘家，緩緩轉過身來，靜靜地看著自己的兄長，漸漸地眼眸裏生出了淡淡濕意。

範閑站起身來。微笑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不許哭。”

於是範若若沒有器，堅強地咬了咬下嘴唇，勉強笑著說道：“哥哥，許久不見了。”

是許久不見了，自從範閑再赴東夷，他們兄妹二人便沒有再見過麵。範閑回京後隻看見那一場初秋的雨。範若若其時已經被軟禁深宮，做為牽製他的人質。

範閑走上前去，輕輕地攬著妹妹有些瘦削的肩膀，抱了抱，在她的耳邊輕聲說道：“今後自己乖一些，多孝敬父親母親。”說這句話地時候，範閑總覺得時光在倒轉，眼前這個冰雪般的女子，似乎還是很多年前澹州港裏連話都說不清楚的黃毛小丫頭。

範若若嗯了一聲。然後退了出去，她知道為什麼陛下今天會放自己入宮，一定是兄長與陛下之間達成了某種協議，而她此生最是信服兄長的教誨與安排，根本生不出任何質疑之心。她隻是平靜而沉默地接受這一

小樓裏重複安靜。然而並未安靜太久，姚太監麵色有些尷尬地稟道：“三殿下來了。就在樓外，奴才攔不住他。”

皇帝和範閑同時一怔，似乎沒有想到三皇子居然在這個時刻會出現在這個地方，更沒有想到漱芳宮居然會沒有攔住這個少年。

三皇子走入樓中，對著皇帝行了一禮，又對範閑行了一禮，悶著聲音說道：“見過父皇，見過先生...”

很妙地是，三皇子說完這句後轉身就走，竟是毫不在意任何禮數規矩，空留下陷入沉默的皇帝與範閑二人。這二人自然將老三先前的表情瞧的清清楚楚，都看見了三皇子的眼圈已經紅了，想來在樓外已經先哭過一場。

皇帝看著空無一人的地麵，沉默片刻後，忽然表情十分複雜地笑了起來，有一絲淡淡的失落，更有一絲怎樣也無法掩飾地欣賞。今日李承平來此小樓，自然是為了送行，自然是替範閑送行，這種情份，這種膽魄，很是符合皇帝地性情。

“不錯吧？”範閑問道。

“你教的不錯，這也是朕向來最欣賞你的一點，也未曾見過你待他們如何好，但不論是朝中的大臣，還是你的部

屬，甚至是朕的幾個兒子，似乎都願意站到你的那一邊。”皇帝說道。

範閑沉默片刻後應道：“那大概是我從來都很平等對待他們的緣故。”

姚太監第三次走入小樓，平靜說道：“宮外有人送來了小範大人需要的書稿和...一把劍。”

劍是大魏天子劍，安靜地放在了範閑麵前地桌上，書稿是今日監察院舊部書寫而成的賀派罪狀，以供陛下日後宣旨所用。

姚太監站在皇帝的身前，安靜的陳述了一番今日宮外的動靜，內廷在京都裏地眼線自然不少，而今天京都裏地風波所引出的騷亂，根本不需要特意打聽，便能知曉。

都察院地禦史們此時正跪在宮外的雪地裏，哭嚎不止，要求陛下嚴懲範閑這個十惡不赦的凶徒。範閑不是殺人狂魔，今天京都裏消亡的生命都是賀派的中堅力量，至於那些隻識迂腐的禦史大夫，卻還活的好好的。

除了這些禦史大夫之外，京都裏各部各寺的文官也開始暗底下溝通，準備向宮裏施加壓力，所有的這一切，都是朝堂係統被今天發生的屠殺震住了心魄，感到了無窮無盡的恐懼，所以他們必須站出來。

範閑從門下中書進入了皇宮，眾多朝廷大臣們便在皇城之外等著，他們要等著皇帝陛下的旨意，然而一日已過，時已入夜，皇宮裏依然一片安靜，大臣們開始憤怒和害怕起來，難道範閑做了如此多令人發指的血腥事，陛下還想著父子之義，而不加懲處？

正因為皇宮的平靜與大臣們的擔心，所以禦史大夫們才會再次在皇城之外叩首。

風雨欲來，壓力極大。山欲傾覆，湖欲生濤。

姚太監的稟報沒有讓小樓裏的氣氛產生絲毫變化。無論是皇帝還是範閑，都不會將朝臣的壓力放在眼中，更何況今夜之後，這一對父子總有一位會對這個天下做出某種交待。

皇帝笑了笑。端起一杯酒緩緩飲了，說了一個兩個一直沒有觸及的話題：“你若死了，留下的話還能管住手底下地那批瘋子嗎？若不能，朕為何要答允放他們一條活路？”

“因為您必須賭我的話能管住他們，不然天下亂起來，總不是您想看到地場麵。”

皇帝的手指輕輕轉動著酒杯，雙眼微眯說道：“那你難道不擔心。朕若殺了你。卻不做那些應允你的事情？”

範閑微微低頭，沉默片刻後平靜說道：“天子一言，駟馬難追。”

“駟馬...不是一匹馬。”皇帝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是四匹馬。這個古怪的詞兒當年你母親說過，所以我記得，隻是沒想到，你也知道。”

皇帝接著歎息道：“今日之天下，若朕麵對地不是你，而是你母親...朕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給她公平一戰的資格。”

範閑諷刺道：“當年您確實沒有給她任何公平可言。”

皇帝搖了搖頭。冷漠說道：“不給她這種資格，是因為朕知道，她絕對不會用這天下來威脅朕，因為以天下為籌碼，便是將這天下萬民投諸賭場之上。而她舍不得...朕卻舍得。”

“我舍得拿天下萬民的生死來威脅您。”範閑平靜應道：“這本來就是先前說過的差別。”

皇帝又搖了搖頭。說道：“所以朕還是不明白，你既然愛這個國度。惜天下萬民，又怎能以此來要脅朕。”

“因為我首先得從身邊的人先愛起，另外就是，我本來就是個無恥且怕死的人，真若逼到了絕路上，當然，這絕路不僅僅是指我...我不介意拖著整個天下以及陛下您的雄心壯誌給我陪葬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：“其實我一直在等一個人，隻是那個人總是不回來，所以沒有辦法，我隻好自己來拚命了。”

拚命這兩個字說地何等樣淒楚無奈，然而皇帝陛下地眼眸卻漸漸亮了起來，因為他清楚範閑等的是誰。在皇帝看來，如今的天下，也隻有那個人能夠威脅到自己的生命與統治，從很多年前太平別院的血案之後，他就一直隱隱警懼著那個人的存在，甚至不惜將神廟最後派出來的那位使者送到了範府旁邊的巷子中。

然而即便這樣，五竹依然沒有死。

“他不會回來了。”皇帝眼眸裏的亮光漸漸斂去，緩聲說道：“三年了，他要找到自己是誰，就隻能去神廟，而他若真地回了廟裏，又怎麼可能再出來？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有些悲傷地接受了這個事實，若五竹叔依然在這片大陸上留連著，自己在皇帝陛下的麵前，又何必至於如此被動，甚至要做出玉石俱焚般的威脅。

“您當年究竟是怎樣讓神廟站在您的背後的呢？”範閑皺著眉頭看著皇帝，這是他心裏地幾大疑問之一。

“朕未曾去過神廟，但和你母親在一起呆久了，自然也知道，神廟其實隻是一個已經漸漸衰敗荒涼地地方。神廟向來不理世事，這是真的。”皇帝地唇角泛起一絲譏誚的笑容，“然而廟裏卻一直悄悄地影響著這片大陸，可惜朕是世間人，它們不能對朕如何，但你母親和老五卻是廟裏人...就這一點區別便足夠了，朕自然知道如何運用這一點。”範閑歎了一口氣，搖了搖頭，他不得不佩服皇帝老子心誌之強大，世間萬眾一向膜拜的神廟，在陛下看來，原來終究不過是把利些的刀而已。

“當年北伐，朕體內經脈盡碎，一指不能動，眼不能視，耳不能聽，鼻不能聞，直如一個死人，而靈魂卻被藏在那個破碎的軀殼之中，不得逃逸。不得解脫。”皇帝忽然開始冷漠地講述當年的事情，“如在無窮無盡的黑暗裏。承受著孤獨的煎熬，這種痛楚，令朕堅定了一個決心。”

隨著皇帝陛下的敘述，整個小樓裏的燈光都暗了下來。似乎將要沉入永不解脫的黑暗之海裏。

“原來除了自己，以及自己能夠體會地孤獨之外，沒有什麼是真的。”皇帝說道：“除了自己，朕不再相信任何人。為了達成朕地目標，朕不需要親人，友人。”

“朕從黑暗中醒來，第一眼看見的便是陳萍萍和寧兒。”皇帝微微眯眼。說道：“所以朕對他們的信任是最多的。你不用擔心寧兒地安危。”

“然而朕沒有想到，陳萍萍竟然背叛了...朕。”皇帝的眼睛眯的更加厲害，一道寒光從眼睛裏透了出來，語氣隱隱憤怒與悲哀，嘲笑說道：“朕信錯一人，便成今日之格局。”

“你沒有經歷過那種黑暗中清醒的苦楚，所以你不明白朕在說些什麼。”

“我有過這種經歷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，自然不會去解釋，那還是在很久很久以前。自己在那一個世界裏的遭逢變故，“然而我並沒有變成您這種人，性格決定命運而已。”

他忽然眯了眯眼睛，說道：“如果...這個世界上沒有出現葉輕眉，陛下。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呢？會不會更美好一些？”

皇帝的雙眸漸漸冰寒。盯著範閑的臉，一抹怒意一現即隱。冷漠說道：“且不提沒有你母親，如今地慶國會是什麼模樣。你隻需記住，當年大魏朝腐朽到了頂點，莫說及不上朕治下地大慶，便是離較諸如今的北齊，亦是差了十萬八千裏。”

“偏生當年的大魏朝爛雖爛矣，卻還是個龐然大物。你母親來這個世間，至少生生將那座大山打爛了...為什麼如今的前魏遺民沒有一個懷念前朝的？為什麼朕打下的這千裏江山上從來沒有心係故國，起兵造反的？”皇帝冷誚笑道：“自己去想去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懶得去想，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對我這個做兒子的來說，並不是很光彩地事情。”

皇帝終於笑出聲來，二人繼續吃菜，繼續喝酒，繼續聊天。這父子君臣二人其實極其相似，根骨裏都冷酷無情，隻是關於天下，關於過去，關於現在有不同的意見，關於任何事都有不同的意見，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們兩個人在這些年裏彼此施予信任與敬畏，牢牢地占據了人世間的頂峰。

小樓一夜聽風雪，這是最後的晚餐，最後地長談。

夜深了，二人便在***地映襯下，分坐兩張椅上開始冥想，開始休息，便是他們體內流淌著的真氣氣息竟都是那樣地和諧，霸道之餘，各有一種撕毀一切的力量，合在一處竟是那樣的融洽。

不知不覺，天亮了，朝陽出來了，外麵的雪停了，風止了，地上厚厚一層羊毛毯子似的積雪，反射著天空中的清光，將皇宮西北角這一大片廢園照耀的格外明亮。

範閑醒了，在心裏歎息了一聲，站起身來，右手拿起桌上那把大魏天子劍，走到了小樓門口，然後回轉身來，安靜地看著椅上的皇帝陛下。

皇帝緩緩地睜開雙眼，瞳子異常清亮，異常平靜冷漠，再沒有一絲凡人應有的情緒，該說的話都說完了，自這一刻起，二人之間再無一絲親情牽割。

範閑抬起右臂，由肩頭至肘至腕，再至他右手平穩握著的劍柄，以至那一絲不顫，穩定地令人可怕的劍尖，直直對著皇帝的麵門。

劍仍在鞘中，卻開始發出龍吟之聲，吟吟嗡嗡，又似陳園裏的絲管在演奏，渾厚的霸道真氣沿著範閑的虎口遞入劍身之中，直似欲將這把劍變活過來，一抹肉眼隱約可見的光芒，在鞘縫裏開始瀰漫。

吟吟吟吟...劍身在鞘中拚命掙紮著，想要破鞘而出，卻不得其路，其困苦痛厄，令人聞之心悸！

範閑不知向其中灌注了多少真氣，竟然構織了如此一幕震撼的場景。皇帝的雙瞳微微一縮，雙手依然扶在椅上，沒有起身，然而這位世間僅存的大宗師。發現自己最疼愛的兒子，原來比自己預想之中更為強大。

寒冷的冬日裏。一滴汗珠從範閑的眉梢處滴落，他那張清秀的麵容上盡是一片沉重堅毅之色。他蓄勢已久，然後慶帝並未動手，他不可能永遠地等下去。他手中握著的那把劍，已經快要控制不住了。向後退了一步，重重地踩在了門檻之上，而他右手以燎天之式刺出地一劍，也終於爆發了出來！

他手中劍鞘縫隙裏的白光忽然斂沒，小樓之中變得沒有半點聲音。而那柄劍鞘卻再也禁受不住鞘內那柄天子劍的怒怒。掙紮著，衝突著，無聲而詭異地，像一枝箭一樣，刺向了天子麵目！

範閑出的第一劍，是劍鞘！

劍鞘上附著他七日來地苦思，一夜長談的蓄勢，渾厚至極的霸道真氣，一瞬間彈射了出去。極快的速度讓劍鞘像當年燕小乙的箭一樣，輕易地撕裂了空氣，超越了時間的限制，隻一個瞬間，一個眨眼。便來到了皇帝陛下的雙眼之前。

然而這時候空中多了一隻手。一隻穩定無比地手，一隻在大東山上曾經驚風破雨。中指處因為捏著朱批禦筆太久而生出一層老繭地手。

這隻手捉住了劍鞘，就像在浮光裏捉住了螢火蟲，在萬千雪花中捉住那粒灰塵。這隻手太快，快到可以捕光，快到可以捉影，又怎麼會捉不住有形有質的劍鞘？

小樓平靜之勢頓破，劍鞘龍吟嗡嗡之聲再作，然而卻嘎然而止。

範閑蓄勢甚久的劍鞘，就像一條巨龍被人生生地扼住了咽喉，止住了呼吸，頹然無力地耷拉著頭顱，奄奄一息地躺在皇帝陛下的手掌之中。

皇帝陛下緩緩地站起身來，他的麵容異常平靜，然而他必須承認，範閑今日的境界，已經超出了他的判斷，這如天外飛龍般飛掠而來的一劍，竟隱隱有了些脫離空間的感覺。

小樓地門口空無一人，皇帝冷漠地看著那處，他身後的那張座椅簌簌然粉碎，成粉成末成空無，灑滿了一地。範閑用全身功力激出那柄劍鞘，看似已經是孤注一擲的舉措，小樓四周沒有觀眾，所以誰也沒有料到，沒有想到，在那一刻之後，他的身體卻是用更快的速度飄了起來，掠了起來，飛了起來。

他地身體就像一隻大鳥一樣，不，比鳥更輕，更快，就像是被狂風呼嘯卷起地雪花，以一種人類絕對不可能達到的速度，倏乎間從小樓地門口飄出去了十五丈的距離。

便在此時天上又開始灑落雪花。

在飛掠的過程中，範閑幾乎止住了呼吸，隻是憑藉苦荷臨死前留下的那本法決，在空氣的流動中感受著四周的寒意，順勢而行，飄掠而去。

在飄掠的過程裏，他來得及思考，從皇帝的座椅處到小樓之外，有四丈距離，而皇帝要接自己的一劍，要思考，想必出來的不會太快。

四大宗師，已然超凡脫聖，但終究不是神仙，他們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弱點。苦荷大師最弱的一環在於他蒼老的肉身，葉流雲最強悍的在於他如流雲一般的身法，如果此時小樓中的大宗師是葉流雲，範閑絕對不會奢望能夠將對方留在樓中。

然而此刻樓中是皇帝陛下，一身真氣修為冠絕當世，充沛到了頂端，然而憑真氣而行，肉身總有局限，在小範圍內的移避當有鬼神之技，正如當年葉流雲麵對滿天弩雨一般。

可是皇帝陛下並不見得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內，強行掠出小樓，而緊接著迎來的，則是沒有縫隙的攻擊。

雙足在雪地上滑行兩尺，顯出兩條雪溝，範閑身形一落雪麵，劍光一閃，橫於麵門之前，前膝半蹲，正是一個絕命撲殺的姿式。

便在寒冷劍芒照亮他清秀麵龐的同時，一把突如其來，轟轟烈烈，迅疾燃燒的大火，瞬間吞噬了整座小樓，一片火海就這樣出现在了落雪的寒宮裏。

幾聲悶響，無數火舌衝天而起，將整座小樓包圍在其中，紅紅的熾熱的光芒瞬間將橫在範閑麵前那柄寒劍照的溫暖起來，紅起來。

如此大，如此快燃起的一把火，絕對不是自然燃燒而成，不知道範閑在小樓裏預備了些什麼。

然而令範閑略感失望的是，火海之中一道氣息流過，一個人影，一個煌煌然立於火海之前，冷漠看著自己的人影，站在了雪地之中，將那一片火海拋在了身後。

皇帝陛下身上的龍袍有些地方已經焦糊了，頭髮也被燒亂了一些，麵色微微蒼白，然而他依然那樣不可一世地站立著，冷漠地看著範閑。

“三處的火藥，什麼時候被你搬進宮裏來了。”皇帝雙眼微眯，看著範閑。

範閑開顏一笑，緊握劍柄，應道：“三年前京都叛亂，我當監國的時候，想運多少火藥進宮，其實都不是難事。”

皇帝緩緩走進範閑，雙眼微眯，寒聲說道：“原來為了今日，你竟是準備了...整整三年！”

範閑像皇帝一樣眯著眼睛，以免被那片明亮的火海影響到自己的視線，抿唇說道：“我隻是覺得母親的畫像再放在這樓中，想必她也會覺得憤怒，既然如此，那不如一把火燒了。”

是的，如果昨日皇帝陛下不是在小樓前召見範閑，如果不是皇帝陛下沒有馬上動手，而是與範閑在小樓裏一番長談。範閑根本找不到任何發動機關，點燃火藥的機會。

然而其實直到範閑踩斷門檻的那一刻，範閑一直有十分充分的信心，皇帝老子一定會將最後了斷的戰場，選擇在這片廢園裏的小樓。

因為小樓上麵有葉輕眉的畫像。皇帝一定會選擇在這個女人的畫像麵前，徹底了斷他與她這數十年來的恩怨情仇，

範閑能確認這一點，是因為他比世界上任何其它人都更能掌控這位皇帝陛下的心意，他知道皇帝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皇帝是一個冷厲無情卻虛偽自以為仁厚多情的人，範閑也很虛偽，若用那世的話語說，父子二人都喜歡裝點兒小布爾喬亞情調。這一幕大戲，小樓毫無疑問是他二人最好的舞台。

當火勢燃起的那一瞬間，範閑心頭微動，他之所以會選擇埋了三年的火藥做為自己的大殺器，是因為禦書房裏陳萍萍的輪椅給予了他信心，麵對著四麵八方，絕無空間閃躲的襲擊，便是大宗師，也不可能從無中生有，找到一個閃避的方法。

輪椅裏的那把槍射出的鐵砂鋼珠如此，想必四處肆虐的火也如此。

隻是很可惜，皇帝陛下依然好好地站在雪地中，雖然他的麵色先前那刻有些蒼白，想必是從火海之中遁離，大耗元氣，然而這一場燎天的大火，終究沒有給他造成什麼不可逆轉的傷勢。

“火太慢。”皇帝冷冷地看著範閑，沒有一絲感情說道。

“試試劍。”範閑握著大魏天子劍，快活地露齒笑道。

